

唐吉慧 著

旧时月色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舊時月色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时月色/唐吉慧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1.8

ISBN 978-7-5326-3498-9

I. ①旧... II. ①唐...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1774 号

出版统筹 刘毅强
责任编辑 赵寒成 钱莹科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旧时月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1 插页 1 字数 130 000

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3498-9/K·816

定价:28.00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021—66511611



雨打新荷，一粒粒晶莹的水珠，跳跃着、滚动着、飞溅着，又一串串地汇集着、编结着作者的缕缕情思，水清无痕、透彻心扉。这就是读《旧时月色》时其中文字给我留下的印象，太深刻了。

《旧时月色》中写了许多人，远的有薛涛、王国维、李叔同、苏曼殊，近的有张爱玲、陆小曼、苏雪林、赵清阁，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，对作者来说都是遥远而陌生的，何况探索钩沉者早已用如刀之笔，把封裹着他们的历史帷幔撕开，又把他们分析得透彻，后来的陌生者还有勇气去接近他们吗？

《旧时月色》的作者很聪明，既不去触摸沉重的历史帷幔，也不在细节上探幽发微，而是徘徊在他们的窗前，悄悄地掀开窗帘的一角，看到了别人无法看到的，不只是知识的拥有，还是别人无法感悟的一点灵犀。这样，他们彼此的相去不再是遥远，陌生感也就随之消失了。书中还写了和书法、篆刻、京剧、昆曲相关的人和事，杨花点点，于不经意处见精神。

以作者的年龄来说，还没有那样多的“旧事”足以融汇成这样丰富而美妙的文字。细品作者的“旧事”，都是以文化为依托，在广阔的时空之间捕捉尘埃，作者写的不是脚下所经之事，而是神游八极的心路历程。心路漫漫而无涯，高山仰止，作者带着一种向往朝着文化深层走去。对传统文化有了这样的向往，才会有所敬畏，也才会至高无上去守望着它。这正是儒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。

纸长言短，寥寥数语，算是表述读了《旧时月色》的一种心情吧。

郑重

目 录

- 1/ 序
- 1/ 旧时月色
- 7/ 怀念王国维
- 9/ 张爱玲祭
- 12/ 李叔同
- 14/ 随写苏雪林
- 21/ 幸福三章
- 25/ 月明满地相思
- 29/ 常书鸿
- 32/ 平安
- 35/ 关于京剧
- 39/ 才女
- 43/ 守护时光
- 47/ 中文最好
- 52/ 新印谱
- 57/ 随想一
- 60/ 随想二
- 63/ 传神
- 67/ 尺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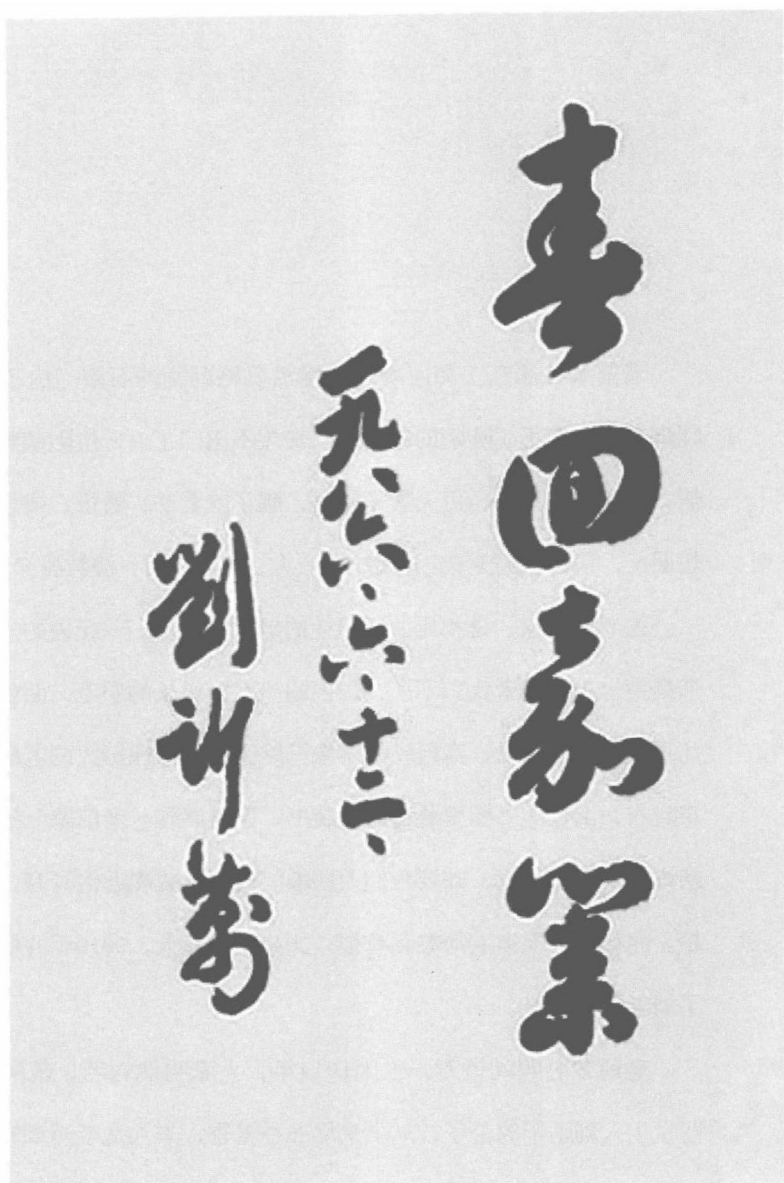
72/ 三通信札
76/ 想起赵清阁
78/ 烟
81/ 徐悲鸿
85/ 彩虹
89/ 清供
92/ 则为你如花美眷
96/ 词人张伯驹
101/ 俞振飞
107/ 叶公超
112/ 情书
116/ 寻找苏曼殊
119/ 别样的怀念
124/ 赵清阁信札
129/ 情愿活在书里
134/ 清风徐来
139/ 新年旧事
145/ 读书
150/ 画记
156/ 童话
162/ 癖好

旧时月色

老前辈独居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沿马路朝南的石库门房子三楼。由于腿脚不便，走不了陡峭的楼梯，已长久不出门了。一位阿姨照料他三餐起居，算来食宿无忧，每天累了就睡，醒了就看书、看报，或想想过去，想想朋友，甘心取这安宁之地做个素心人，守着日月，淡数晨夕。

去老前辈家，是和昆曲研习社的老师、朋友们一起去的。那张土黄色书桌旁坐着的长者我忘不了，白白的头发，长长的眉毛，面色润红细腻得几乎不带一丝皱纹，身板硬朗得像马路旁那一棵棵挺拔的老梧桐，一袭土布灰衣，倒是他书橱里叠着的线装书，素得够雅。老前辈一脸寿相、一脸慈祥。仅有些耳背，需要我们大些嗓门说话，或凑近他耳旁，他才听得清楚。曲社的孙天申老师夸我有福，2010年的春天，2010年的秋天，到底见了刘老两回面。

老前辈名叫刘诩万，生于1914年，大家叫他刘老，是南浔刘家、嘉业堂主人刘承干的公子，从小享尽书香墨香，夫人是李鸿章的曾孙女儿。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圣约翰大学，喜欢昆曲，唱小生，年轻的时候随俞振飞学过唱，随徐凌云学过身段，于曲韵极有研究，解放后在上海戏校和江苏戏校教书，蔡正仁老师当年是跟他学过音韵的。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先



刘沂万题字

生是昆曲迷，他的1937年3月7日日记记：“夜赴湖社听昆曲，午夜十二时归。”8日“夜饭后往湖社看昆剧，至午夜十二时归”。湖社原是湖州同乡会的所在地，在今天上海的贵州路北京东路路口，内设戏台，当时上海的啸社、风社等业余曲社都假座于此，唱曲串戏。这两晚是风社组织的彩串，有徐凌云主演《天下乐·钟馗嫁妹》，其子徐韶九主演《铁冠图·撞钟分宫》，及夏恂如、黄景蓉、张元和、张慰如演《乔醋》、《写状》和《拜施分纱》等折子戏，刘诩万主演了《千忠戮·惨睹》中的官生建文帝。其实老前辈与袁寒云、张伯驹一样，染了一身民国旧公子的脾性，能唱戏会捧角儿。曾听人讲，30年代时刘老用卡车将俞振飞在高亭、开明公司所灌唱片买尽，遍赠曲友。第二次在刘老家，曲友赵威兄特地向刘老询问此事，老前辈摆摆手说：“唱片是买了，不过一部分而已，对俞老的艺术，我是真敬佩。”想起第一次在刘老家巧遇上海文史馆来人给他拜年，见我们昆曲谈得正欢，竟大呼奇怪，怎么刘老先生懂昆曲！我奇怪，为什么文史馆不知道他是戏曲界的老前辈呢？

两次与刘老闲聊，我听得多，说得少，记得第一次见面天申老师向他介绍我会刻印，他眼里霎时闪出神采，问我是否知道王福厂，还与我聊起了陈巨来：“陈巨来住在前面富民路，我们过去时常往来。这个人就是嘴臭，喜欢乱说，所幸他与我外公熟，就没说过我。”我接他的话，说知道陈巨来娶的是清末词人况蕙风的长女况绵初。他听后呵呵笑了起来：“这里头有个小故事。”他接着说：“陈巨来与况绵初新婚第二天，老丈人就对女婿坦言，他的女儿身子有病，生不了孩子，劝他娶个二室无妨，不过陈巨来未娶，所以终老膝下无子无女。”刘老说他与红豆馆主也熟稔，民国时侗五爷居海上法租界雷米路（今永康路），至抗战结束生活愈加落

魄，他便经常为五爷介绍些写字的生意，补贴花销。“伺五的戏真好，身上漂亮，好多梨园名角儿可都是他的学生。”他说。我遗憾，老前辈那里去得太少，红豆馆主的故事，我没听够。

第二次在刘老家，我们为他唱了曲子，同往的叶惠农、金睿华两位老师掀笛，大家一个接一个唱。刘老闻着笛声，闭起眼睛，边浅声低吟，边用右手打拍子，欣欣然沉醉在水磨音里。大家见他高兴，怂恿他唱上一曲，他听了直摇头，“老了，到底老了，词都忘了。”老人家笑起来脸微微拉长，两弯粗粗的白眉垂至眼下，俨然洞察大千的长眉罗汉。我和天申老师唱罢，向着窗台看楼下人家在庭院养的杂卉，秋日温暖的阳光洒满一盆盆月季、一杆杆竹子，也映上我们的笑脸。红艳的花朵、翠绿的枝叶为这破旧的房子添上不少生机：他们都回到了各自的春天。天申老师说，从前她常来这里唱曲子，二楼住的是谢佩真。谢佩真是昆曲研习社早期的曲友，因家里排行第五，人称谢五小姐，能书善画，会吹笛子。俞振飞19岁初到上海，业余就在她家教昆曲，算来谢五小姐是俞振飞的第一个学生，俞振飞教了她整整六年。期间谢佩真与俞振飞有过一段互相爱慕之情，因俞振飞当时只在实业家穆藕初的纱厂做个小职员，她母亲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便拆散了这对鸳鸯。后来，她难违父母之命，嫁了位广东富商，却感情难合，结婚一年就离了。再后来，谢佩真和自己的绘画老师冯超然走在了一起，直到解放初冯超然病逝。“文革”时俞振飞戴了“帽子”，门前冷落少人问暖，谢佩真知道他的日子苦，时而做了小菜看望这位曾经的恋人。

刘老在“文革”期间被抄了家里的大房子，不得不寄居于现在这幢房子的一间亭子间，现在三楼这间屋子原是谢佩真的产业。谢佩真与冯超



2010年10月3日于刘沂万寓所
后排左起：孙天申、叶惠农、金睿华、甘文轩、江沛毅
前排左起：刘沂万、唐吉慧

然要好的时候住在二楼，到她1979年去世前把三楼的房子让给了刘老。刘老颇淡然，“文革”后一直窝在这幢楼里没再动过，如今是走了再不回来了，在这个2011年早春寒深的季节。98岁，离开的时候安安然然并无多少痛苦，大家也安下心，只是一肚子故事再听不到了。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，喜欢昆曲这门艺术时间不长，有缘结识那么多那么好的老人，我真幸运，祝愿他们都健健康康，都长寿。孙天申老师、叶惠农老师、甘文轩老师、金睿华老师、徐希博老师，我想他们接着给我讲那么多那么好听的往事。俞平伯说：“往事如尘，回头一看，真有点儿像‘旧时月色’了。”——老前辈们旧日的风华早已随啼莺声远去，成了潇湘云水间若隐若现的浮花浪蕊，我偏爱替他们收拾起这一片旧时月色里的笑声和泪影，为我们真挚的友情留下些许纪念。虽然刘老先生书橱摆着的毛笔毫落了，床边堆着的字帖页散了，但昆曲常在，“春回嘉业”那四个温润儒雅的毛笔字常在，这张摄于2010年秋天的相片，常在。

我将怀念这里，和那扇铁门上方拉毛水泥里朱屺瞻写的四个字，景华新村。

怀念王国维

以前认真地读过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，他说“词以境界为最上”，于是我拿起笔来写诗词，开始追求起了境界，可如今差不多都荒废了。以前认真地读过王国维的传记，知道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是个大学者、大文人，写了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文章，可如今差不多把他那些事也都忘了，真惭愧。

只是“王国维”这三个字是怎么也忘不了的，有人曾称陈寅恪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，陈寅恪则称王国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，于是在我心里他成了一个里程碑，一座永远也不能登上的山峰，只让人膜拜，让人祭奠。宋代词人黄昇写过“袖手无言味最长”的句子，用于我对王国维的感受，是再合适不过了，而有时想起，竟还会有落泪的激动。

曾经见过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王国维遗书手稿，真不容易，从1927年到2011年，保存至今也有了八十四个年头。虽说是遗书吧，但这一纸儒雅的行书，一股跃然纸上的清气，倒也让人得了宛若品茶听琴之趣，毕竟王国维自小受其父王乃誉的影响，在书画上没少下过功夫。但终究这是篇遗书，读了还是不免让人有些心寒，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事变，义

无再辱。我死后，当草草棺殓，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……”我真希望这纸上的文字是些绝妙的诗句，但他真的是走了，与这遗书一起，投入了颐和园内的昆明湖。

如今谁也说不清了那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”的文字究竟是为的什么，当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么些对自己祖国忠心耿耿的人物，他们会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去成全自己生命的悲壮，好像屈原之于楚国，文天祥之于南宋，郑成功之于南明，而王国维该是对得起溥仪了。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，至死都将长长的辫子留在了头上，而梁启超更是将他比作了傲骨铮铮的伯夷和叔齐。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，想必五十之年的王国维真是参透了天命，看透了人生。他说：“人生只似风前絮，欢也零星，悲也零星，都作连江点点萍。”

想起另一名我所敬佩的人来，苏曼殊，活了不过35岁，却通晓日文、法文、英文、梵文，长于诗歌、绘画、翻译、小说，多了不起，最后竟也出乎意料的用死亡调侃了生命。很难想象，如果世事的安排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，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更久，不知他们又会创造出怎样的奇迹，而一部本就辉煌灿烂的近代文化史会再添出些何等美丽的色彩来。睹物思人，一篇遗书，因了这笔墨，又让自己对王国维朝思暮想。

张爱玲祭

张爱玲走了。在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之后，人们才在她的寓所发现她已离世。猜想着她睡去的时候该有多么的美丽和安静，于是没了悲伤，没了泪水。她就像一只在花丛间迎着馨香翩翩起舞的蝴蝶，春光将她映射得色彩斑斓，她不过是偶尔舞得累了，落在颗甜甜的花心稍作休息，生命对于她似乎永远不会停歇。

然而趁着她休息的时光，我们将岁月匆忙度过了十年。十年，仿佛是做了一场梦，谁都不愿忘记她，谁都永远惦着她。她笔下那些充满了灵魂与情感的名字，七巧、流苏、曼桢、川嫦、娇蕊……依然在我们身旁，一遍又一遍上演着她们各自的悲喜人生。她们的生命曾经在她眼里是那么凄凉和哀怨，凄凉和哀怨得近乎残酷，如今却成了叫人沉迷的如痴如醉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。黄永玉总是幽默的，他的幽默让人觉得意味深长。他笑着说他不曾念过张爱玲的书，却受当年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一直都认为她是个黄色小说作家。他仍然笑着，笑着说他理解错了，笑着说看来不是这么回事。张爱玲“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”。

胡兰成做过张爱玲的爱人，所以胡兰成是幸福的，因为他拥有过一位足够美丽，且充满才华的女子，张爱玲。张爱玲是爱他的，爱得很重，爱

得很纯，那模糊的相片上，也许至今留着那句触动了少女心扉的话：“见了她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”胡兰成也爱过她，爱到情深时，“两人伴在房里，男的废了耕，女的废了织，连同道出去玩都不想，亦且没有功夫”，“两人在一起，只是说话说不完”，由此度过了一段如漆似胶的日子。记得丁玲笔下深深眷恋着的韦护与丽嘉亦是如此，“两人变成一对小鸟似的，忘记了一切，连时光也忘了。他们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，栖在小房子里，但他们并不感觉到这房子之小，这是包含了海洋和峻山以及日月星辰的一个充满了欢乐的大宇宙”。只是韦护最后为了所衷爱的事业和信仰，无奈地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恋人，流着泪悄然离去。胡兰成却是“才子风流”，对于张爱玲的爱并不珍惜，毫无负疚地爱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女人。或许他不知道张爱玲为他流泪了，那泪里更多的是“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”的情绪，那泪也让一封令她心碎不已的绝情书在她与他之间做了一生的了断。很多年以后，张爱玲远走他乡，遇见了比自己足足大了将近三十岁，虽不富有，却能给她依靠、给她安慰的赖雅，过起了平淡而有味的的生活，虽然那段日子是如此短暂。

胡兰成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文字，有人将他与林语堂、梁实秋、钱锺书，直至董桥一并归入才子文章之列，有评论说他的文章“堪称就中翘楚，确实绝顶聪明……”然而因为张爱玲，他的才子文章，我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了。古人说：“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”因为有了钱锺书和杨绛，有了徐悲鸿和廖静文，有了黄苗子和郁风。

翻开满是尘埃的记忆，还有些泛黄的图片，让人见了生出些淡淡的哀愁。图片是张爱玲亲手绘的，她曾雀跃着拿它换来的钱买了一支小号丹琪唇膏，那时她才十几岁。她弟弟说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，可她没想成为画

家，她只是喜欢，喜欢用那寥寥的几笔，不过寥寥几笔，便让她的心灵飞翔起来。虽然她的性情是近于冷僻和孤傲的，但她仍然追求自由、追求快乐——“三月的风”、“四月的暖和”、“等待着迟到的夏”……

偶尔在公车里，见到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儿，入神地看着张爱玲的传记，时不时会将双眉皱起，或将书横起斜过，露出些迷茫的眼神。那眼神像极了我想象中的张爱玲。我朝她笑了笑。不一会儿，再朝她望去时，女孩儿靠着车窗睡着了，书耷拉在腿上，双眉仍微微有些皱着，不知她是否梦见了张爱玲，梦见了那只美丽而孤独飞舞着的蝴蝶。